

品评、颂扬与反思：17 世纪的多恩研究

晏 奎

内容摘要：17 世纪的多恩研究，围绕“才”和“象”这对核心观念，经历了品评、颂扬、反思三个阶段。反思预示着 20 世纪的理论争鸣，而品评和赞扬则揭示了人们对 16 世纪末那种典雅、细腻、优美、极富乐感的抒情诗传统的摒弃。17 世纪的研究尽管有着强烈的品评性质，但分析较为肤浅，反思也不系统，却反映了当时的英国诗坛的基本走向和一般状况，特别是琼生、卡洛、德莱顿等人的评价，更对后来三百多年的多恩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即便在今天，有关多恩研究的选题依据、分析方法和基本走向，连同多恩诗的类别划分和核心概念，都可见到 17 世纪的影子，甚至研究重点、研究空白、争论焦点、审美关照等，都显示出对 17 世纪的多恩研究的一种回应、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多恩研究；17 世纪；品评；颂扬；反思

作者简介：晏奎，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西方文论和翻译研究。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恩研究批判史”【项目批号：2011BW137】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rbitrariness, Admiration and Assessment: John Donne Studie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bstract: In the 17th century, John Donne studies witnessed a concentrated discussion of his wit and conceit as well as a marked progress from personal appreciation via lavish admiration to critical assessment. While the last proves a harbinger of theoretical disputes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first two reveal a turn against the lyrical tradition that, by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had become extremely gentle, graceful, refined and full of music. Inadequate, shallow and fragmental as they were, the achievements in the 17th century somehow mirrored the basic trend and milieu of that era.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went to Ben Jonson, Thomas Carew, and John Dryden, whose originality and insights were to exercis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Donne studies throughout the centuries to come. Current studies of Donne, including the focus in subject matter, analytical approaches, general trends, classification of Donne's poems, and key terms of speculation, are, to a great extent, a continuation and a testimony of the tradition already established in the 17th century. Even academic emphasis, research vacancies, theoretical controversies and aesthetic acceptance are largely identical, though with many differences.

Key words: John Donne studies; seventeenth century; arbitrariness; admiration; assessment

Author: Yan Kui,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nglish literature, literary theor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kevinyan@swu.edu.cn

作为英国玄学诗的泰斗,约翰·多恩的影响既见于 17 世纪,更通过叶芝、海明威、艾略特、燕卜苏等众多现代作家和文论家持续至今。尤其是艾略特有关玄学诗的论述,对多恩研究本身,乃至对整个 20 世纪的文学格局,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20 世纪的几乎所有批评理论也都对多恩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多元研究,使之已然成了文化的、观念的、现代的、理论的争鸣焦点之一,涉及许多重大的文学理论问题。这一切,都与 17 世纪的多恩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17 世纪的多恩研究到底走过了怎样的历程?处于何种水平?又是如何关联到今天的呢?

一、多恩身前的品评

多恩研究始于 17 世纪,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610 年到 1633 年,是多恩的身前阶段,其最大特点,借韦勒克评亨内克的术语,乃是一种“流于印象主义”(5)的赏析,因而可称为“品评”阶段,包括品人和评诗,主要内容是“才”和“象”。本·琼生是最先评说多恩的诗人之一。琼生和多恩同年出生、同校就读、同殿称臣、同属才子,并曾互赠诗作、往来密切,因此他的评语有着特殊的意义。大约在 1610 年,琼生曾写过两首“致多恩”,均是十二行的抑扬格双韵体。其中的一首,从其语气判断,很可能是对多恩赠诗的回复,而这也是评论多恩的人品和诗风的最早的文字之一。全诗如下:

多恩,太阳神的欣喜,每位缪斯,
为着你,拒绝了所有人的智力;
你的早年才气,连同作品件件,
出世就充当着范例,至今依然。
久知你的名,胜过健在的才子。
赞足你的才,非激情能够相与!
你的语言、信札、艺术、最佳的生命,
半数的人都可能会纷争不休。
赞美你的一切,本是我的所愿;
无奈离去不提,皆因不能使然!

这里,第五行的“才子”是品人,第六行的“才”是评诗;而第三行的“才气”,根据霍普金斯的注释(Hopkins 118),则可谓兼而有之。琼生品多恩的人品,重其才学;评多恩的诗歌,重其才气,但对多恩的语言艺术却不乏微词,“纷争不休”、“离去不提”等就是针对多恩的语言艺术而言的。

琼生之评多恩,至今仍然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 1619 年出访苏格兰时与威廉·德鲁曼的几段谈话。在琼生看来,多恩在“某些方面堪称天下第一诗人”,但“不讲格律,应该绞死”;多恩“最好的作品写于 25 岁以前”,但“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却不敬上帝,“满纸亵渎”;多恩的诗“不能为人理解,恐会失传于世的”。显然,一方面,时隔九年之后,琼生对多恩的基本看法仍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这些评语,尽管更加具体,但仍然不是系统论述,而是有感而发的心得,具有较强的品评性质。由于琼生在当时文坛上处于霸主地位,所以他的品评也就无异于给多恩批评定下了基调。

这种基调,在此后的评论家笔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比如苏格兰诗人德鲁曼,他既

是琼生的好友，也是多恩的忠实读者。琼生有关多恩的评论，相当一部分便是出自与他的交流讨论，并由他记录下来的。在他的心目中，多恩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是最好的警句诗人……女王时代的优秀诗人”（qtd. in Milgate 196）。德鲁曼数十年如一日地推崇多恩，与当时那种品诗评人的风气有着直接的关系。从他多恩的具体评价中，也足可见出与琼生的品评之间的联系。再如，英国国教牧师约翰·加维在 1620 年写的一首诗是这样开篇的：“这智慧的时代令我多么欢欣 / 尽管要努力，才能接近你多恩 / 要调动整个时代的智慧，方能 / 洞悉你言语中那纯洁的心灵”（qtd. in Smith 75）。这一评价颇为耐人寻味，因为当时的多恩恰逢人生的十字路口，处于从耶稣会转向国教的关键时期。但是我们发现，抛开信仰问题，多恩的才智，即便在教会内部也是有目共睹的。荷兰诗人、外交官康斯坦丁·海金斯是“多恩最忠实的拥护者和钦佩者之一，长达五十余年之久”（Smith 80）。他曾在伦敦居住多年，并与包括多恩在内的诗人、科学家、音乐家等都有交往。1630 年，他翻译了多恩的部分爱情诗后，在给他的荷兰友人的书信中这样写道：“多恩博士现为圣保罗教堂教长，备受各界的尊敬，而令人更感敬佩的是他那无与伦比的才气……在诗坛，他的名气比谁都大”（qtd. in Smith 80）。上述种种评价，或重情、或重智，大都以才为中心，也都是品人与评诗的结合。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评价，又都没有涉及才的具体内容。而无论品人还是评诗也都较为朦胧，是凭借着与多恩其人的现实交往和与多恩其诗的比较玩味而得出的。

比较而言，以象为内容的品评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所谓象，即 conceit，是多恩作品中最具个性化的特征，因为其“往往出自抽象，‘意’的色彩浓烈，大多带有拟人或暗喻，比较出格，所以也有人将其译为‘奇喻’或‘巧思’的”（晏奎 2）。艾略特在著名的“论玄学诗人”一文中所说的“快速联想”、“感受力的统一”，以及“变概念为感觉、化感觉为思想”等，其所针对的就是这种象，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通感效应。最先对多恩的象做出评价的或许是托马斯·菲茨伯特。菲茨伯特原本是天主教徒，1613 年改信耶稣会，他对多恩的“伪殉道者”不以为然，因为“多恩先生用象太过铺张”（qtd. in Smith 72）。约翰·张伯林则在十年后的 1624 年称多恩“应急祷告”的象“奇怪而优美……充满虔诚与真情”（Chamberlain 321）。在对多恩之象的各种阐释中，最有洞见的依旧是琼生。他对多恩“灵的进程”之象的评说至今仍在为人所用：“寻找夏娃所摘取的那个苹果的灵魂，然后使其成为母狗的、母狼的、再成为女人的灵魂；目的是引入自该隐以来的种种异端的躯体，并最终将其放在加尔文的身体里去。这个主题他只写了一篇，而现在做了神学博士，便十分后悔，想毁掉他的全部诗歌”（qtd. in Patrides 313）。

琼生以后，但凡涉及多恩之象时，也多不作评，而是直接引用、仿拟或化用。根据史密斯克考证，约翰·韦布斯特特的诗剧《玛尔菲公爵夫人》（1613）曾四次化用“第一周年”、六次化用“第二周年”；而丹尼尔·浦莱斯“在亨利王子葬礼上的布道文”（1613）三次讲到“他，他死了，当你明白这一点”，威廉·茨顿“不可能”（1615）中的“抱一束阳光，并依附 / 它作一个男子的生父。 / 告诉我谁统治月亮 / 将雷霆谱成乐章”，萨克林“韵诗”（1630）中的“我已确信一个女子她能 / 爱这，爱那，爱任何男人”，托马斯·斯坦利“墓”（1630）中的“残酷的美丽，当我死于 / 你的伤害， / 成为你嘲笑战利品， / 我会在某个古墓出生”，就分别拟自多恩的“第一周年”、“流星”、“无分别的人”和“幽魂”。对多恩之象，引用者众、仿拟者多、评论者寡，足可见出在多恩的身前阶段，真正的研究相对较少，更多的是各种品鉴，尽管也涉及艺术，但并不深入，通常只停留在感悟与借鉴层面。

之所以如此,恐怕与作品的流传形式有关。我们知道,在多恩身前,其作品大多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在有限的圈子内,正式出版的很少。此外也可能与批评的滞后性有关。还可能与多恩的身份有关,就是说人们所崇敬的,更多的是作为教长的多恩,而不是作为诗人的多恩。对此,史密斯引海金斯向荷兰读者介绍多恩时所说的话可兹证明:“总之,直到已是著名圣人,多恩才有不多的几首诗为众人所知,而此时的他早已放弃了诗”(Smith 4)。由于这些原因,人们以品评的方式论及多恩的才和象,并构成多恩研究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诗集出版后的颂扬

第二阶段,从1633年到1668年,是多恩声誉的飙升时期,其显著特征是其作品集的不断问世。1633年首版《多恩诗集》面世,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的私下流传的状况。随后《多恩诗集》一版再版,内容更趋充实,截至1654年已有六个之多。促成《多恩诗集》得以问世的,或许是多恩的教长身份。但诗集本身的问世则说明,人们既接受了教长多恩,也认可了诗人多恩。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引用、仿拟、颂扬,波及面之广、评说者之众,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主要内容是称颂,因而可称这一阶段为“颂扬”阶段。

这种颂扬的始作俑者,大概是书商迈尔斯·傅莱加。在首版《多恩诗集》扉页的“致理解者”中,他称这是一本“最好的”诗集,就连“那些一流的鉴赏家也无不赞同”(qtd. in Donne 1)。不可否认,傅莱加的话有些夸张。但他更多的则是出于真诚,这在诗集所附的十三首挽歌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亨利·金“纪念执友多恩”称“做你多恩的守灵人,我们无怨无悔”;爱德华·海德“悼多恩博士”说“这里躺着最好的牧师,全部的艺术”;理查德·科布特“悼多恩博士”称多恩“学识渊博……善用语言、艺术与判断”;亨利·范伦泰“悼无与伦比的多恩博士”说在多恩过世后“缪斯吹响哀悼的芦苇笛”;亚瑟·威尔逊“多恩和他的诗”称“谁敢说你已经离去,当他看到你这活着的诗卷?”所有这些诗句都充满了真情实感。

最具代表性的当数诗人托马斯·卡洛。卡洛的诗风接近琼生,而其意象则接近多恩,所以批评界既有把他划归骑士派的,也有把他划归玄学派的,但他以“想象的金矿”自称其作品则暗示着他自认为多恩的追随者,而这也是他入选海伦·加德娜《玄学诗选》以及格瑞厄森《十七世纪玄学诗》的原因之一。在他传世的诗歌中,最著名的是附于首版《多恩诗集》中的“挽歌”。在卡洛眼中,缪斯的花园杂草丛生,迂腐不堪,是多恩将其净化,戒除了卑躬屈膝的模仿,撵走了懒惰的种子,播种下鲜活的创造。他还赞美多恩以刚健的诗行赎结了他人的罪过,开启了一座富有的、充满启迪意义的“想象的金矿”。在“挽歌”的开篇,他请求因多恩之死而寡居的诗神务必献上一曲挽歌以作多恩灵柩上的王冠;在诗的正文部分,他模拟多恩的“象”,全方位地肯定了多恩的成就;到诗的结尾,他将首版《多恩诗集》比作墓碑,将自己的挽歌比作碑文,深情地赞道:“这里躺着一位国王,统辖寰宇, / 任其所想,是为那才界的君主; / 这里躺着两团烈火,都是最旺, / 他是阿波罗和上帝的虔诚牧师”(qtd. in Donne 388)。

卡洛对多恩给予了高度评价,毫不隐晦地把他视为对英诗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诗人,并从世俗诗和宗教诗的角度给予了充分肯定。萨克林同样盛赞多恩的才与象,视之为至高无上的楷模;而史密斯用以统领《批评遗产》之整个17世纪部分的,便是穆斯勒1651年对多恩的评价:“我们语言赖以自豪的最高的诗人”(qtd. in Smith 31)。到1667年,在

托马斯·施普曼的眼中，多恩已不仅仅限于才界的君王和意象的旗手，而且位居整个诗坛的霸主之位，是为缪斯的三架马车之一。

至此，对多恩的颂扬已经达到了可谓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还将才和象扩大到其整体创作之中。陆修·加利的“挽歌”（1633）盛赞多恩的宗教诗和布道文，称之为圣洁的作品，唱出了“真理的歌声”，充满“十字架的力量”，能在读者的心中“燃起火一样的激情”（qtd. in Donne 389-92）。艾瑟克斯伯爵的私人牧师托马斯·佩斯特在 1633 至 1652 年间多次提到多恩，并曾一度将多恩比作“诗界的哥白尼，撬动了整个地球”（qtd. in Smith 108）。而贾斯珀·梅恩“多恩之死”中的“我们都是才子，一旦被人理解”（qtd. in Donne 393），以及亚瑟·威尔逊“多恩和他的诗”中的“你的诗魂将常存，供俗人纷纷仿效”（qtd. in Donne 397），则预示了所谓“多恩诗派”的可能性。这一时期，艾乍克·沃尔顿出版了《多恩传略》，并以 1615 年为界，将多恩的生平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热衷诗歌、“精于比喻”、写了不少“刚健的诗行”；后期则与世无争、虔心宗教，写了最动人、最神圣、最和谐的布道文（Walton v-li）。沃尔顿既明确了多恩诗的“比喻”和“刚健”两大风格，也确定了多恩“少狎诗歌、老娶神学”（杨周翰 107）的基本生活历程。

这一时期的多恩研究，对其诗和文、宗教和世俗、生平和特点等，统统有所涉及，但总体上依然是印象式的，颂扬的性质较为突出。首先，大多数评价都是以诗的形式出现的，其中的一部分还是直接附印在各个版本的多恩诗集之后的，因此是诗意的而非科学的。其次，虽然研究范围有所扩大，但重心依然是多恩的才，而对才也没有提出新的解释，并依旧有着强烈的品评性质，是第一阶段的延伸。最后，对多恩的艺术缺乏认真分析，而对多恩之象的仿拟却不胜枚举，给人一种“言可尽象”或“言可尽意”的感觉，似乎只要放飞所有的想象、搜寻前所未闻的表达，就是天经地义的写诗，就是才子。这既是时人竞相模仿、追随和颂扬多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后来约翰逊将他们归为一个派别，批评他们“将乱七八糟的思想强拧在一起”（Johnson 2418）的一个有力证据。

另一方面，尽管种种评价都充满溢美之词，但也折射出当时的诗歌研究方向和价值取向。首先是规约化。《多恩诗集》是在多恩去世两年后首次面世的，虽有出版者却无编者，作品也都是随意编排的，既无创作时间，也无主题关联，不但标点比较混乱，拼写也都前后不一。到 1635 年的第二版时，尽管编者仍然不得而知，但却新增了 15 首作品，还将所有作品纳入“歌与十四行诗”、“哀歌与葬礼诗”、“神圣十四行诗”等标题之下。这表明编者已经有了明确的规约化趋势，同时也表明当时的诗歌创作重心为爱情、挽歌、圣歌、讽刺。约翰·辛普森在“多恩的当代解读”中说，一个叫 G. O. 的人曾做过深入的研究工作，不但将首版诗集与 1639 年的第三版加以比较，确定了“歌与十四行诗”、“挽歌”、“婚颂”、“讽刺”、“诗信”、“第一周年”、“书信”、“第二周年”和“神圣十四行诗”九种类型，而且还针对具体作品，进一步明确了部分诗行的重音、确定了音步、阐释了词义（Sampson 82-107）。这种规约已经深入作品的思想和风格，是对多恩艺术成就的一种有益探究。即便在今天，也依然沿着类似的划分，显示了对当时的诗歌研究走向的当代认同。

其次是强烈的凤凰涅槃观念。在众多颂扬中，最显著的是死亡-再生主题。多恩已经死了，可他仍将长存。“第一周年”和“第二周年”既是具化的载体，也是诗人与日月同辉的标志，更是对生命与理智的赞美。正因为如此，人们大多从象的角度去仿拟多恩，肯定其生活，模仿其艺术，颂扬其成就，形成了一种化死亡为生命、化巧智为内容、融理性于灵性、融想象于个性的全新诗风。这既是对 16 世纪“人生短促、艺术长存”的文艺观

的继承和超越,也是17世纪的挽歌之所以兴盛的原因,反映着17世纪英国诗坛的基本状况。

三、世纪末的反思

第三阶段,从1668年到1700年,其基本特征是“两少一多”:多恩诗集的出版显著减少,30余年间仅在1669年出版过一次;对多恩之象的仿拟明显减少,像德莱顿一样直至晚年仍在有意识地借鉴多恩的人并不多见;而对多恩的批评则逐渐增多,甚至包括了英国之外的读者。这表明,人们对多恩已不再是一味的赞扬,而是转向了较为冷静的思考,因此这一阶段可称为“反思”阶段。

德莱顿、马丽·伊夫林、弗朗西斯·亚特伯利、威廉·威尔什等人,在肯定多恩之才的同时,也对多恩的诗有过各种批评。伊夫林夫人是一位颇有见地的评论家,早在1668年就批评过多恩的放荡不羁:“如果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问家、一个放荡的才子、一个阿谀奉承的人,他应该写得更好些的”(Evelyn 55)。亚特伯利既是著名神学家、罗彻斯特主教,也是一位文学编辑,他在《沃勒诗选》(1690)的前言中批评多恩、萨克林、卡洛的诗“无疑都是押韵的,但也仅此而已;至于韵律的和谐、词语的跃动等读者喜闻乐见的东西则一窍不通。那些诗几乎全是单音节,成群结队,极端刺耳,纯然是世上最不和谐的音符”(qtd. in Smith 158)。诗人兼评论家威尔什也针对多恩、沃勒、考利等人爱情诗中的理性色彩,在1693年做了毫不留情的批评:“诗里全然没有似水的柔情、甜蜜的温存、荡漾的激情等自古就最适合于爱情诗”(qtd. in Smith 161)的东西。所有这些批评,所针对的并非多恩一人,而是整个流行风气。至于多恩的才气则都从来不曾被怀疑过。这说明,对多恩的反思乃是置放于诗歌创作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最具代表性的是德莱顿。早在1668年的“论戏剧诗”中,他就在赞扬多恩“思想深刻、语言通俗”的同时,也指出了多恩“不顾节奏”的做法(Dryden 56)。1693年,他又在著名的“论讽刺诗的起源和发展”中批评多恩“玩弄玄学,不仅在讽刺诗中如此,在爱情诗中也是如此”。在德莱顿眼中,爱情诗乃是一种言情的艺术,理应受自然情感的约束,而多恩却“用精密的哲学思辨把女士们的头脑弄糊涂了。”他还认为,当时的很多诗人,“虽不是像多恩一样的大才子,却比他更会写诗”(qtd. in Clements 142)。史密斯认为,德莱顿的批评标志着“六十年代末对多恩评价的突然转向”(Smith 12)。这虽然言之有据,但却值得商榷。首先,早在1613年,天主教牧师托马斯·菲茨伯特就曾批评多恩的“伪殉道者”和“虔诚不足而亵渎有余”(qtd. in Smith 72)。即便在多恩声名鹊起的1633年,荷兰诗人冯戴尔也认为对多恩评价过高:“好人呐,吃饱些吧,多加点醋和胡椒吧,而我是不会贪求这些美味的”(qtd. in Smith 83)。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德莱顿并不否认多恩的才和象,他所批评的是过于哲理性的具体表述。这与他的创作和批评有关。作为诗人,德莱顿是在多恩的影响下步入诗坛的,不但“哈斯汀爵士之死”是在模仿多恩的基础上写成的,就连“英雄诗章”也都有着玄学诗的特点;作为英诗批评之父,德莱顿曾在剑桥大学接受古典文化教育,尊崇贺拉斯的“合适原则”。他评多恩“思想深邃、语言通俗,虽不顾节奏”(Dryden 56),既是对多恩的肯定,更是对“合适原则”的坚守,反映着英国新古典主义的审美取向。正因为如此,他对多恩的评价,如同对琼生和莎士比亚等的评价一样,都是褒贬共存、正反兼得的。事实上,他始终都把多恩和莎士比亚看作最富创造性的才子,尽管两人都不够流畅,也不够“合适”。显然,在德莱顿的眼中,“伟大的才子”与“最好的诗人”既不是矛盾的,也不是必然的。

这一观念既切合他的审美标准，也符合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正因为如此，他对多恩的有关评价，不但直接导致了约翰逊《英国诗人传》中关于玄学派的论述，而且在艾略特的“论玄学诗人”中也能见出其巨大影响。

由此也可看出，反思并非否定，而是深化。具体到多恩，当颂扬达至顶峰之后，需要的便是冷静的思索与分析，将多恩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诗人，既肯定其成就，也指出其缺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多恩的反思乃是前两个阶段的延续、继承和深入。同时，反思也并非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立足新的起点，对多恩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因此，威尔什虽毫不留情地批评多恩的爱情诗缺乏柔情、温存与激情，但也十分坚定地认为，“在多恩的作品中，想象之丰富，才气之高妙，都是前无古人的”（qtd. in Smith 161）。这进一步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恩已基本完成了向普通诗人的回归，而文学鉴赏则逐步走上了更加理性的道路。

鉴赏走向理性就是批评。就多恩而言，这既非否认之前的颂扬，更非回到最初的品评，而是基于前期成果的一种进步。在品评阶段，横贯始终的是多恩的才气，而他的语言则被纳入才的范围，其艺术特色尚未得到清楚的认识。在反思阶段，经过了数十年的检验之后，多恩的才与象获得了区分，其艺术特色成了独立的讨论对象，其诗学贡献也因此获得了全新的认识。在颂扬阶段，虽然多恩的更多作品都有提及，但主要是针对其挽歌和讽刺诗。称多恩为“才界君主”、“诗坛霸主”、“缪斯的三架马车”的，大多是多恩热情的追随者，特别是那些挽歌作者。而到反思阶段，由于新古典主义的介入，多恩的作品获得了理性的观照，得以从传统与继承、想象与现实、模仿与创造、理智与情感、整体与细节等角度进行较为客观的比较与分析，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之前的品评和赞扬全都有着明显的针对性，反映了对 16 世纪末那种典雅、细腻、优美、极富乐感的抒情诗传统的摒弃；第三阶段的反思则为这种摒弃提供了理论支撑，特别是德莱顿所提出的“玄学”概念，更因约翰逊的界定而影响至今。

整个 17 世纪的多恩研究，走过了一条从“品评”到“颂扬”再到“反思”的历程。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研究内容早在 17 世纪就已定型，并一直沿袭至今。一是多恩诗的版本原型和诗类划分，如“爱情诗”、“宗教诗”、“诗信”、“讽刺诗”等；二是研究重点，如才智与巧思（即“象”）、激情与理性等；三是分析方法，特别是品人与评诗的结合、比较与对照的结合；四是研究基本走向的拓展与深化，尤其是对作品深度和广度的认识以及批评本身的态度取舍。经过了 18、19 世纪的跌宕起伏之后，多恩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并经由众多作家、编辑、学者的阐释，特别是新批评的细读与艾略特的推崇，而在 20 世纪达至新的巅峰，成为各种批评理论竞相研究的对象。

罗伯特曾指出，“多恩常常给批评论战提供一个良机，但中心通常都不是多恩，而是那些非常抽象又高度理论化的东西”（Roberts 66）。爱德华兹的《常人多恩》（200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由此回溯到 1986 年的国际多恩研究会，再回到 1912 年的标准版《多恩诗集》，可以说，20 世纪的多恩研究似乎就是 17 世纪的一次现代回放。多恩的两首“周年”成就最高，但在 17 世纪却只有仿拟而无研究，成为当时的研究空白，也是当下的研究空白。而多恩的才与象则经新批评的细读而具化为思辨性、戏剧性、陌生化、巧思、悖论、张力等概念，并在此后的历次理论争鸣中不断反复、逐步深化，融入有关作家与读者、作品与受众、常规与变异、思想与技巧等一系列重大文学理论问题之中，对批

评界的影响至今依然。

注解【Notes】

琼生的两首“致多恩”都在1650—1669年间的《多恩诗集》中有刊印。为省篇幅,本文所用的全部引文(含诗歌)都只给出汉译。所有汉译均由本文作者译出,特此说明。

参见 Ben Jonson, ed., *C. H. Herford and Percy Simpso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5) 133-47。这里所谓“某些方面”原指“金链的丧失”(the Lost Chain)。后来的部分批评家有意无意地去掉“金链”这一内容,又将其移到多恩的爱情诗中,称“某些方面”即对性爱的露骨描写。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解,但却影响至今。

参见王佐良等主编:《英国文学名篇选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1225-1235。

See Smith 33-45.

多恩生前出版的诗歌,一说共3首:“周年纪念”、“哀亨利王子”、“颂刻炉笛体”,见 H. J. C. Grierson, *The Poems of John Donne*. Vol. 2 (London: Oxford UP, 1912) lvi。另一说则为8首,含5首全诗:“颂刻炉笛体”、“第一周年”、“第二周年”、“哀亨利王子”和“破碎的心”,另3首为残篇:“断气”第一节、“破晓”第一节、“流星”片段,参见 Smith 492。多恩诗的手抄本究竟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据说现存约40种,另有100余种抄本也包含多恩的诗。参见 Smith 4。

多恩生前问世作品的出版年代分别是1633年、1635年、1639年、1649年、1650年、1654年,书名均为《多恩诗集》(*Poems, by J. D. with Elegies on the Authors Death*)。1633年版共收录多恩诗156首,其他诗人所写的挽歌13首;1635年版新增37首;1639年版与1635年版相同,只有少数细微改变;1649年版新增2首,由多恩之子小约翰·多恩编辑;1650年版新增多恩诗13首及琼生“致多恩”1首,另附多恩18岁时的画像1幅。参见 Texas A & M University Libraries, ed., *John Donne Collection* (Texas: Texas A & M UP, 2006) 13-17。

首版《多恩诗集》的“致理解者(The Printer to the Understanders)”署名 M. F., 其身份尚待考证,一般认为是当时已颇有名气的印刷家兼书商迈尔斯·傅莱加(Miles Fletcher)。参见 Texas A & M University Libraries, *John Donne Collection* (Texas: Texas A & M UP, 2006) 14。

See Donne 374-406.

另两位诗人是爱德蒙·瓦勒(Edmund Waller)和亚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参见 Smith 12, 147。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十字架”是双关,既指基督教,也指多恩的“十字架”一诗。

沃尔顿的《多恩传略》最先与多恩的《布道文八十篇》(1640)一道出版,1658年独立成书。“少狎诗歌、老娶神学”(The mistress of my youth, Poetry; the wife of mine age, Divinity)为杨周翰先生所译。参见杨周翰 107。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Chamberlain, John. *The Chamberlain Letters*. Ed. Elizabeth Thomson. New York: Capricorn, 1966.

Clements, Arthur L., ed. *John Donne's Poetr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Company, 1966.

Donne, John. *Poems by J. D. with Elegies on the Author's Death*. London: Printed by M. F. for John Marriot, 1633.

Dryden, John. *Selected Poetry and Prose of John Dryden*. Ed. Earl Min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 Evelyn, Mary. *Evelyn's Diary and Correspondence*. Ed. H. B. Wheatly. London: Frederick Warne and Co., 1906.
- Hopkins, David, ed. *English Poetry: A Poetic Record, from Chaucer to Yea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Johnson, Samuel. "Life of Cowley."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86. 2418-20.
- Milgate, W., ed. *John Donne: The Satires, Epigrams and Verse Letters*. Oxford: Oxford UP, 1967.
- Patrides, A. C., ed. *The Complete English Poems of John Donne*.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1991.
- Roberts, John R. "John Donne's Poetry: An Assessment of Modern Criticism." *John Donne Journal* 1 (1982): 55-67.
- Sampson, John. "A Contemporary Light Upon John Donne." *Essays and Studies by Members of the English Association*. Vol.7. Ed. H. C. Beeching. Oxford: Oxford UP, 1921. 82-107.
- Smith, Adam J., ed. *John Donne: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3.
- Walton, Izaak. "The Life of John Donne, Dr. in Divinity and Late Dean of St. Pauls." *John Donne 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 Together with Death's Duel*. Ann Arbor: The U of Michigan P, 1959. v-li.
- 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杨自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
- [Wellek, Rene.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750—1950*. Trans. Yang Ziw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5.]
- 晏奎：《生命的礼赞：多恩“灵魂三部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 [Yan Kui. *A Psalm of Life: A Study of John Donne's "Trilogy of the Soul"*. Beijing: Peking UP, 2005.]
- 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
- [Yang Zhouha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P, 1985.]

责任编辑：桑 晔